

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

西湖遊覽志餘

〔明〕田汝成輯撰

中華書局

西湖遊覽志餘

〔明〕田汝成輯撰

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(上海無興路 7 號)

中華書局出版
(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7 號

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·15 5/16 印張·269,000 字

1958 年 11 月第 1 版

1958 年 11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000 定價：(7)1.30 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.94 58.11, 類型

10018.94

出版說明

『西湖遊覽志餘』二十六卷，是田汝成繼『西湖遊覽志』而作的。內容不像『西湖遊覽志』那樣專記湖山勝蹟，而是以記載掌故軼聞爲主。汝成多識先朝遺事，我們已在『西湖遊覽志』的出版說明中提及，不再贅述，正因他熟諳先朝遺事，所以寫掌故軼聞這類作品正所擅場。就書名及卷帙排比看來，此書的寫作時間似在『西湖遊覽志』之後，但從『遊覽志』中經常提到此書的第三卷『偏安佚豫志』觀察，又好像此書的寫作時間不一定在後。或者他在寫作時是同時着手，一面記湖山勝蹟，一面記掌故軼聞，到付梓時才排比先後，所以有這種情況。

這書的文學趣味是非常濃厚的。自宋迄元，記杭州事蹟的書不少，如『東京夢華錄』、『都城紀勝』、『西湖老人繁勝錄』、『夢粱錄』、『武林舊事』、『古杭雜記』、『山房隨筆』等，這些書籍，寫實性較本書爲多，文學趣味則遠較本書爲少。書中所記的許多掌故軼聞，多半被明末作家改寫成擬話本的小說，周清源的『西湖二集』中所寫故事，幾乎十九取材於本書；『西湖二集』既稱『二集』，一定還有『一集』，可是這書現在卻已失傳了。我們看本書中有若干很好的故事情節未被『西湖二集』所採用，不能不懷疑到周清源已把這些題材改寫成小說，收集

在『西湖一集』裏了。

本書除具有濃厚的文學趣味和不少文學史資料外，它的另一優點是採擇材料細大不捐，『委巷叢談』中把許多杭州風俗習慣，童謠諺語，以及僧人不法、局騙索詐等社會現象都如實地寫了出來，使治民俗學者也可從本書中擷取寶貴的資料。但也有些黃色描寫，應加批判。

本書也存在着不少缺點，那些敘述神鬼迷信因果報應的故事，顯然是一些封建糟粕，需要大家用批判的眼光去讀。此外，本書還有許多抄襲前人書中情節的地方，如第十六卷『香奩豔語』中記蘇小小與司馬禰事，就出於宋人傳奇，第廿六卷『幽怪傳疑』中記邢鳳事，就出於唐人傳奇『異夢錄』，而把唐時改爲宋時。同卷內還有抄襲明人瞿佑『剪燈新話』中『綠衣人傳』的地方。這大概因爲嘉靖以後，文網較寬，刻書之風頗盛，對過去讀者欲見而不可得的書，都爭相刊印，或摘錄流傳，形成一種風氣，所以作者如此做法，我們也是不能過分加以指責的。

本書仍以嘉靖初刻本爲主，而以嘉惠堂本參校，因不若『西湖遊覽志』的有顯著增補刪改的痕跡，故僅將第八卷末段、第十三卷末段、及第二十五卷中間一小段增補處附入於原文之中，另於增補材料之後用六號字加以說明，不再列校勘記，以省篇幅。

目次

出版說明·····

卷一——二 帝王都會·····

卷三 偏安佚豫·····

卷四——五 佞倖盤荒·····

卷六 版蕩淒涼·····

卷七——九 賢達高風·····

卷十——十三 才情雅致·····

卷十四——十五 方外玄踪·····

卷十六 香奩豔語·····

卷十七——十八 藝文賞鑒·····

卷十九 術技名家·····

卷二十 熙朝樂事·····

目次

一
一三六
三七—六六
六七—九五
九六—一三三
一三三—一六〇
一六一—二五六
二五九—二九八
二九八—三二五
三二六—三四二
三四二—三五三
三五三—三七二

卷二十一——二十五 委巷叢談·····

三七—四六

卷二十六 幽怪傳疑·····

四九—四八二

西湖遊覽志餘第一卷

錢唐田汝成輯撰

帝王都會

杭州之名，相傳神禹治水，會諸侯於會稽，至此舍杭登陸，因名禹杭。至少康，封庶子無餘於越，以主禹祀，又名餘杭。秦置餘杭縣，隋置杭州。竊謂當神禹治水時，吳越之區，皆懷山襄陵之勢，縱有平陸，非浮橋緣延，不可徑渡，不得於此顧云舍杭登陸也。說文：『杭者，方舟也；方舟者，並舟也。』禮：『大夫方舟，士特舟。』所謂方舟，殆今浮橋是也。蓋神禹至此，溪壑繁迴，造杭以渡，越人思之，且傳其制，遂名禹杭耳。

錢塘之名，劉道真云：『唐元和中，功曹華信議立此唐，以防海水，募有能致土一斛者與千錢，來者雲集，俄云不復用矣，民皆棄去，而唐成，故名錢唐。』世說又云：『晉時沈姓者，令錢唐，詭民致土築唐，而錢實不給。』至唐時，避國號，加土於唐，改稱錢塘。然秦時置會稽郡錢唐縣，而史記亦云：『秦始皇下丹陽，至錢唐，臨瀾江，上會稽。』則錢唐非始於晉、唐時明矣。考之釋文，唐，途也。錢，古錢姓。豈秦、漢間有姓錢者居此，或築堤捍水，而遂繫之以唐歟？

杭地屬吳、屬越，諸家爲說不同。以爲屬吳者，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：越王句踐入臣於吳，羣臣送至澗江，臨水祖道。又載：吳王夫差爲越所敗，而走止秦餘杭山。又史記：楚威王伐越，盡取故吳地，至澗江。遂謂吳、越必以澗江爲分界。以爲屬越者，杜佑通典、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：春秋時屬越，越敗屬吳。東陽王象之本其說，謂：錢唐舊爲越，自夫差敗越，地始入吳。雖皆知爲越地，而未知分界所在。惟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：越國西北界至禦兒，即橋李，本嘉興府崇德縣，有禦兒鄉，有水名語水，語與禦通。則是吳、越以禦兒爲分界。二說各有所據，今考之，當以後說爲是。春秋魯定公十四年五月，於越敗吳於橋李，杜預註云：嘉興縣南橋李城。又史記世家：閭閻十九年伐越，句踐迎擊之橋李。賈逵註云：橋李，越地。據此，則橋李以南爲越境，杭在其中矣。此杭爲越地，一也。吳越春秋：句踐既臣於吳，夫差賜之書，增其封，東至句甬，西至橋李，南至姑末，北至平原。越絕書作武原，今海鹽是也。縱橫八百餘里。且謂：越本與國千里，吾雖封之，未盡其國。則是所封之地，皆越故疆。又越絕書越地記云：語兒鄉，故越界，本名就李，即橋李，吳疆越地，以爲戰地，至柴辟亭。吳地記云：『柴辟亭到語兒，就李，吳侵以爲戰地。則吳、越疆界，尤極分明，此杭爲越地，二也。若淳祐志所引，皆有可辨者，其一爲越羣臣祖句踐於澗江，遂謂吳、越以澗江爲界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

栖會稽之山，浙江以西，皆爲吳有，宜其祖道止於江濱也。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，則謂餘杭在吳境內，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。姑蘇志云：陽山，又名秦餘杭山，在長洲西北三十里，夫差栖於此死，因葬焉。至今號夫差墓。又越絕書吳地記云：秦餘杭山，去毗陵縣五十里，近太湖。今餘杭去長洲太湖遠甚，豈可以名之偶同，強合爲一？且越在東南，吳在西北，吳王不西北走蘇、常，而反東南走餘杭，必無此理。其一謂楚伐越，盡取故吳地，至瀾江。則瀾江之西，乃吳地。殊不知此句自有兩義：所謂故吳地者，言越故取於吳者也。所謂至瀾江者，言併越原有之地而盡取之也。豈可槩以爲故吳地乎？皇極經世，以其辭不別白，故於楚滅越，盡取其地之下，書曰：東開地至瀾江。則是瀾江以西，本非吳境，乃楚因越地而開者也。合是二說，則郡志之誤，可以渙然無疑矣。

錢鏐，字具美，杭州臨安人。臨安里中有大木，鏐幼時，與羣兒戲木下，鏐坐大石，指麾羣兒爲隊伍，號令有法，羣兒皆憚之。及壯，無賴，不喜事生業，以販鹽爲盜。縣錄事鍾起，有子數人，與鏐飲博，起嘗禁其諸子，諸子多竊從之遊。豫章人有善術者，望斗牛間有王氣，牛斗、錢唐分也，因遊錢唐，占之，又在臨安，乃之臨安。以相法隱市中，因求其人。起與術者善，術者私謂起曰：『占君縣有貴人，求之市中，不可得；視君之相，貴矣，然不足當之。』起乃置酒，悉召

縣中賢豪爲會，陰令術者徧視之，皆不足當。術者過起家，鏐適從外來，見起，懼，反走，術者望見之，大驚，曰：『此真貴人也！』起笑曰：『此吾傍舍錢生，博徒爾。』術者召鏐，熟視之，顧起曰：『君之貴者，因此人也。』迺慰鏐曰：『子骨法非常，願自愛。』因與起訣曰：『吾求其人者，非有所欲也，直欲質吾術爾。』明日，遂去。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，時時貸其窮乏，及鏐貴，辟起爲賓客。

唐乾符二年，浙西裨將王郢作亂，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，表鏐偏將，擊郢破之。是時，黃巢衆已數千，攻掠浙東，至臨安。鏐曰：『今鎮兵少，而賊兵多，難以力禦，宜出奇兵邀之。』乃與勁卒二十人，伏山谷中。巢先鋒度險，皆單騎，鏐伏弩射殺其將，巢兵亂，鏐引勁卒蹂之，斬首數百級。鏐曰：『此可一用爾，若大衆至，何可敵耶？』乃引兵趨八百里。八百里者，地名也，告道傍媼曰：『後有問者，告曰：『臨安兵屯八百里矣。』』巢衆至，聞媼語，不知地名，皆曰：『嚮十餘卒尙不可敵，況八百里屯兵乎？』乃引兵還。

中和二年，越州觀察使劉漢宏，與杭州刺史董昌構兵，鏐擊斬漢宏，乃奏昌爲越州觀察使，而自居杭州。昭宗拜鏐爲都團練使，尋進鎮海軍節度使。頃之，董昌以羅平烏譏反越州，鏐擊取之，乃進鏐封爵，而錫之鐵券，曰：『維乾寧四年，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，四日丁未，皇帝若曰：』

咨爾鎮海、鎮東等軍節度，濶江東西等道觀察、處置、營田、招討等使，兼兩浙鹽鐵、制置、發運等使，開府儀同三司，檢校太尉兼中書令，使持節潤、越等州諸軍事，兼潤、越等州刺史，上柱國，彭城郡王，食邑五千戶，食實封一百戶錢鏐。朕聞銘鄧騭之勳，言垂漢典，載孔惺之德，事美魯經，則知褒德策勳，古今一致。頃者，董昌僭亂，爲昏鏡水，狂謀惡貫，流染齊人，而爾披攘兇渠，盪定江表，忠以衛社稷，惠以福生靈。其機也氛祲清，其化也疲羸泰，拯吳粵於塗炭之上，師無私焉，保餘杭於金湯之固，政有經矣。志獎王室，績冠侯藩，著於旂常，流在丹素，雖鍾繇刊五熟之釜，竇憲勒燕然之山，未足論功，抑有異數。是用錫其金版，申以誓詞，長江有似帶之期，秦華有如卷之日，惟我念功之旨，永將延祚子孫，使卿長襲寵榮，克保富貴。卿恕九死，子孫三死，或犯常刑，有司不得加責，承我信誓，往惟欽哉。宜付史館，頒示天下。」鏐如越州受命，還治錢塘，名所居營曰『衣錦城』，石鑑山曰『衣錦山』，幼所戲大木曰『衣錦將軍』。

天復二年，封鏐越王，天祐元年，改封吳王，開平元年，梁太祖卽位，封吳越王。時有勸鏐拒命者，鏐不納，笑曰：『吾不失爲孫仲謀。』竟受命，改臨安爲衣錦軍。展飭塋隴，旌旂鼓吹，振耀山谷，童時釣弋之所，盡蒙以華屋，販鹽擔簣，亦裁錦綃之。歎曰：『焉敢忘本！』一降埤，

九十餘歲矣，攜壺漿角黍迎鏐，呼曰：『錢婆留，寧馨長進！』鏐下車拜之，蓋鏐生時，光怪滿室，其父欲不舉，是媼強留之，故名『錢婆留』也。鏐既置酒，父老高會，男婦八十歲以上者，金尊，百歲者玉尊，時飲玉尊者十餘人。鏐執爵上壽，歌曰：『三節還鄉掛錦衣，吳越一王驅馬歸，天明明兮愛日輝，百歲荏苒今會時稀。』時父老聞歌，多不解音律，鏐覺其歉意不洽，乃高揭吳音以歌曰：『你輩見儂底歡喜，別是一般滋味子，長在我儂心子裏。』歌訖，舉座廢之，叫笑振席。二年，册尊鏐尙父。長興三年，鏐卒，年八十一，諡武肅。子元瓘立。

武肅王起側微，開國垂統，雖由天授，而其才智亦有過人者。在軍中，恆倚危枕而寢，未嘗貼席。楊置粉盤，夜有所記，則畫盤中，或發銅丸於外，以警宿直。嘗欲廣牙城以大公府，有術者告曰：『王若改舊爲新，有國止及百年。如填築西湖，以建府治，垂祚當十倍於此。』鏐曰：『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者乎？有國百年，吾所願也。』卽於治所稍增廣之。及忠懿歸朝，錢氏霸吳越者凡九十八年。

元瓘，字明寶，善撫將士，好儒學，善爲詩。使其國相沈崧置『擇能院』，選吳中文士錄用之。然性奢僭，治宮室，天福六年，大火，燒宮室迨盡，元瓘避之，火輒隨發，元瓘大懼，因病狂，是歲卒，年五十五，諡文穆。子佐立。

佐，字祐，立時年十三，諸將皆少佐。佐初優容之，諸將稍不法，佐乃黜其大將，國中皆畏服。本年二十，諡忠獻。弟倣立。

倣，字文德，宋太祖卽位，賜倣『開吳鎮越，榮文耀武功臣』，開寶九年，倣率子惟濬等入朝，賜居禮賢宅，劍履上殿，詔書不名。頃之，倣辭歸，廷臣請留勿遣，太祖不納，竟遣之。曰：『善保汝國，盡我一世，足矣。』乃出文字一匣，付倣曰：『到國閱之，途中勿啓也。』倣歸錢唐，啓閱，皆廷臣請留章疏也。泣下曰：『我何敢負官家。』及太宗卽位，倣遂納土，改封淮海國王。辭國號，封鄧王，薨，諡忠懿。倣性謙謹，未嘗忤物，雖身當除國，而享富貴者七十年，子孫繩繩，比登膺仕，允稱世家。

開寶初，忠懿王倣遣其臣黃夷簡入見，太祖謂曰：『歸與元帥言，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，名「禮賢宅」，以待李煜及元帥，先朝者居之。今煜屢強不朝，吾已遣兵往矣。元帥可暫來一見，慰我延想，卽當遣還也。』忠懿王聞之，遂入朝。太祖大喜，召宴後苑，時惟太宗及秦王侍坐，酒酣，詔王與太宗敍兄弟齒，坐太宗上，倣叩頭辭讓，繼之以泣，方得免。倣後入朝，太宗亦宴苑中，安僖王惟濬侍焉。泛舟宮池，太宗手舉御杯賜，倣跪而飲之，明日，奉表謝。其略曰：『御苑深沈，想人臣之不到，天顏咫尺，惟父子以同親。』其優禮如此。○忠懿王入朝，太祖爲置

宴，出內妓，彈琵琶，王獻詞曰：『金鳳欲飛遭掣搦，情脈脈，看郎玉樓雲雨隔。』太祖憐之，起拊其背，曰：『誓不殺錢王。』

忠懿王時，有和尚行歌於市云：『還鄉寂寂杳無蹤，不挂征帆水陸通。踏得故鄉田地穩，更無南北與西東。』或問其說，但云：『明年大家都去。』未幾，果有納土之應。

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，太祖問曰：『王於國中好何物？』使者曰：『好玉帶駿馬。』太祖歎曰：『真英雄也。』選玉帶一，名馬四，賜之。及忠懿王入朝，進寶犀帶於宋藝祖，藝祖顧謂曰：『朕有三條帶，與此蓋不同。』俶請宣示，太祖笑曰：『汴河一條，淮河一條，揚子江一條。』俶大愧服。二君所見，一投其所嗜，以蠲廢其內附之心，一眇其所寶，以昭示宏遠之略，皆用世之智也。

歐陽公五代史敘列國云：『聞諸故老，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，而求其事迹不可得，頗疑吳越後自諱之。』宋時，王順伯收臨安府故碑，有石屋崇化寺幢，題天寶四年；明慶寺幢，題天寶五年；九里松觀音尊勝幢，題寶大二年；水月寺幢，題寶正元年；招賢寺幢，題寶正二年；小明慶金牛瑤瑤等九幢，皆題寶正，貢院橋柱，題寶正六年。至武肅王薨，遺命去國儀，用藩鎮法，臣事中國。然則天寶、寶大、寶正三名，皆僭號也。至今寺中石塔，有吳越王并年號處，皆鐫劇模糊，

蓋歸宋納土時所改，不識順伯所收，能盡錄否耳？

吳越國治，在鳳凰山下，乃唐以前州治也。其子城，南爲通越門，北爲雙門，皆金鋪鐵葉，用以禦侮。宋初，卽其宮爲州治，政和二年，郡守孫沔改築雙門，易以木石，宋高宗南渡，卽州治爲行宮，徙州治於清波門內。

錢氏之建國也，築城自秦望山，由夾城東亙江干，薄錢唐湖、霍山、范浦，凡七十里。城門凡十，曰『朝天門』，在吳山下，今鎮海樓。曰『龍山門』，在六和塔西。曰『竹車門』，在望仙橋東南。曰『新門』，在炭橋東。曰『南土門』，在薦橋門外。曰『北土門』，在舊菜市門外。曰『鹽橋門』，在舊鹽橋西。曰『西關門』，在雷峯塔下。曰『北關門』，在夾城巷。曰『寶德門』，在艮山門外無星橋。蓋其時城垣南北展而東西縮。唐乾寧間，楊行密將攻杭州，攜僧祖肩，密來瞰城，祖肩曰：『此腰鼓城也，擊之終不可得。』又聞鼓角聲，曰：『錢氏子孫當貴盛，未可圖也。』其營屯凡六：曰『白壁營』，在城南上隅。曰『寶劍營』，在鍾公橋北。曰『青字營』，在鹽橋東。曰『福州營』，在梅家橋東。曰『馬家營』，在修文坊內。曰『大路營』，在褚家塘。

錢氏鐵券玉冊，國除日，進之內帑。宋季兵亂，券沉渭水中者五十六年，元至順二年，漁人獲而

售之錢氏之後居天台者曰世珪。皇明洪武二年，大封功臣，取其券以爲式，尋還其家。高季迪爲之歌云：『妖兒初下含元殿，天子仍居少陽院，諸藩從此擁連城，朝貢皆停事攻戰。岐王已去梁王來，長安宮闕生蒿萊，天目山前異人出，金戈雙舉風烟開。羅平惡鳥啼初起，犀弩三千射潮水，歸來父老拜旌旂，醺酒槌牛宴鄉里。輕裘駿馬驕春風，錦袍玉帶眞英雄，詔書特賜誓終始，黃金鏤字旌殊功。虎符龍節彤弓矢，後嗣猶令赦三死，盡言恩寵冠當時，天府丹書未踰此。摩挲舊物四百年，古色滿面凝蒼烟，天祐宰相署名在，尋文再讀心茫然。古來保族須忠節，受此幾人還覆滅，王家勳業至今傳，不在區區一方鐵。人生富貴知幾時，泰山作礪徒相期，行人曾過表忠觀，風雨斷蘚埋殘碑。』

舊傳識記有云：『天目山垂兩乳長，龍飛鳳舞到錢塘。海門一點巽峯起，五百年間出帝王。』或云晉郭璞作。錢氏有國時，不欲其語聞之中國，更其末句云『異姓王』。蘇子瞻作表忠觀碑，特表其事，首曰：『天目之山，苕水出焉，龍飛鳳舞，萃於臨安。』蓋全用識語也。

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卷

饒唐田汝成輯撰

帝王都會

高宗，徽宗第九子，母曰顯仁皇后章氏，宜和三年，封康王。靖康元年，金人犯汴京，以二帝北去，高宗卽位於應天府。建炎三年二月，幸杭州，陞爲臨安府；四月幸建業，十月還臨安，定奠都之策。金人犯臨安，出居越州，次溫州；紹興二年正月，還臨安。在位三十六年，禪於孝宗，退居德壽宮，上尊號曰『光堯壽皇太上皇帝』，受養二十四年，崩，壽八十一，葬於會稽，陵曰『永思』。

太祖次陳橋驛，從仁和門入。高宗由海道過杭，聞縣名仁和，甚喜，曰：『此京師門名也。』駐蹕之意始此。

高宗南幸，舟泊岸，執政必登舟朝謁，行於沮洳，則蹣跚。宰相呂元直顧同列，戲曰：『草履便將爲赤鳥。』旣而傍舟水深，乃積稻稈以進，參政范覺民曰：『稻稈聊以當沙堤。』

高宗好養鵝，躬自飛放，有士人題詩云：『鵝鵝飛騰遶帝都，暮收朝放費工夫。何如養箇南來